

蔣維喬
楊大膺 編

中國哲學史綱要

下 卷

中華書局印行

蔣維喬
楊大膺
編

中國哲學史綱要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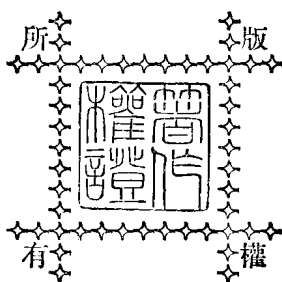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再版

中國哲學史綱要 (全三冊)

實價國幣二元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蔣維喬
楊大膺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中國哲學史綱要卷下目錄

第一章 理性主義派哲學……………(一)

第一節 緒論……………(一)

第二節 正論……………(六)

第二章 結論……………(二九)

名詞索引

中國哲學史綱要卷下

第一章 理性主義派哲學

第一節 緒論

理性主義派哲學，是我國哲學最繁茂的一枝。它的根源，來自詩經、易經、大學、中庸、論語及孟子等書。它的方法則取自佛家，又受過道家思想的熏染，所以這派思想的外形，多表現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形態；但它的根本思想，實在和佛、道二家大相逕庭。佛家唯心，以心法起滅天地，故主張性先天地而生。道家尚無，認虛無爲天地之始，故主張有生於無。這派唯理，以理爲萬物形而上的根源，故以性爲後天地而生，也不主有生於無說。

唯理的思想，在孔孟時代，已經醞釀着，但尙未見端倪；所以孔子雖有『天

生德於予。』孟子雖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的話，却未明白說出宇宙確有獨立存在的理。故孔孟還是一種心物渾淪而偏於物的思想。但自孟子數傳而至宋代理學諸子，唯理之說，乃大昌明。程朱之徒，固爲一般人認爲唯理的人物，無容我們多說，就是一般人所指爲中國唯心派領袖的陸象山，也說：『此理充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二）這可見陸氏實在也是唯理派，不是唯心派。他們既主張唯理，於是認爲理外無物，物外無理，或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但他們對於存在人心中的理，不叫做理，另外叫它做性。因爲這層關係，我們乃稱這派做理性主義派。

詩經有『唯天之命，於穆不已。』（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四)易經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五)大學有『明明德。』(六)孟子有『存心養性。』(七)等話，就是理性派思想的綱領，理性派的學者，尋到這些綱領，用極精細詳盡的分析法，加以研究，於是得着一種精微廣大的學問，就是這派自己的唯理思想。

所謂分析法，就是前面所說的佛家的方法，並不是我國古來儒家研究學問的方法。儒家注重綜合法，說起話來，渾圓模稜，沒有支離破碎的毛病，是他的一種好處；但這種方法，只能用以開創新思想，不能用以整理舊學問；所以當初儒家應用綜合法研究學問，還可創出了新思想；後來因為過時愈久，學問的材料，愈趨複雜，這種方法，就失了效力。所以自秦朝以後，一般學者，襲用老法，終不能於故紙堆中，發現新思想；到了宋代的學者，借用佛家的分析法，把過去渾淪複雜的材料，加以分析的研究——如分仁爲體，愛爲用等等，纔創出理性派自己的新思想。所以朱子說：『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

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八)

自來學者都說宋明理學和佛學的深切關係，在乎根本思想。我們則認為祇在乎方法。由方法的相同，所以外表上彼此有些類似，其實兩家的思想，雖有一二相通的地方，而根本上，一是世間法，一是出世間法，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至於理學家受過道家的熏染，也不在根本思想，而在對己和處世的態度。所以也主張潔身自愛，與世無爭。

理性派有名的和有創見的人物，最初的是周敦頤，(九) 邵雍，(一〇) 稍後一些的是張載，(一一) 程顥，(一二) 程頤，(一三) 張，程三人，都受過周子的教訓，也和邵子交接過。他們都是北宋時代的人物，再到南宋，有朱熹，(一四) 陸九淵，(一五) 到明代又有王守仁，(一六) 朱子思想，大都集北宋五子思想爲自己思想的。陸子則和前五子以及朱子，思想稍有出入。王子出來，又傾向陸子，於是後來的人，把他們八

人的思想分爲兩派：一曰程朱派，一曰陸王派。說程朱是唯理的，陸王是唯心的，但依據我們的研究，他們八人中，雖然可以分爲兩派，而差異的地方，不是根本思想，而是明理的方法。論根本思想，彼此都是唯理，不能說陸王唯心，程朱唯理。論方法，程朱主張先向外研究事物物的理，然後向內發明吾心的理。陸王主張先向內發明吾心的理，然後憑它去觀察事物物的理。前者是歸納法，後者是演繹法。因彼此方法不同，兩派外形就生出差別，所以王陽明說：

『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二七）

除了以上八子，雖然還有許多理學家；但他們的思想，均不能超出這八人思想的範圍，所以這書乃選這八人爲代表，將來敘述這派思想的時候，也拿這八人的思想做標準，其餘一概從略。

第二節 正論

本派思想，精微廣大，嚴密有條理，如今要敘述，實在是一種很費精神而不宜苟且的工作。爲使一般人容易明瞭起見，先把這派所用的幾個重要術語，加以詮釋，然後再分條敘述他們的思想。

1. 太極：朱子說：『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又說：『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一八）這理何以叫它做太極呢？因爲這理『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一九）故太極是理的名稱，其實卽理。

2. 理：理是形而上的本質，形成宇宙萬物的實理。所以朱子說：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篋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

理。』『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爲太極陰陽之理也。』(二〇)

3. 陰陽：陰陽是宇宙變化相對的兩種現象的總稱。朱子說：『陰陽雖是兩個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個說亦得，做兩個說亦得。』(二一) 陸子又說：『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失，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二二)

4. 道：道是事物形成所必要走的一條路線。就是一種原理，與理相同；但理是就其實體言，道是就其應用言。所以邵子說：『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二三) 朱子說：『道訓路，大概說人所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又說：『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如木理相似……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二四)

5. 性：性卽理。性乃受命於天，而藏在於人心的。陽明說：『理也者性也。』

(二五) 朱子說：『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二六)

6. 命：命卽性。陽明說：『性也者命也。唯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二七) 換句話，天以是理命乎人物，則謂之命，而人物受其理於天，則謂之性。故『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二八)

7. 心：心是人的一種靈明而能藏的東西，在心內容藏着許多道理，

性故心爲身的主宰，性爲心的本體。朱子說：『靈處只是心，不是性。』(二九) 又說：

『心屬火，緣是個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三〇) 陽明答黃以方問：

『人是甚麼叫做心？』說『只是一個靈明。』(三一)

8. 誠：誠就是實理。朱子說：『誠只是實……誠只是理。』(三二) 伊川說：『眞近誠，誠者無妄之謂誠。』(三三)

上面既把幾個重要的術語詮釋過，現在來敘述這派的本體論：

理性派的思想，雖以詩經、易經、論語、孟子、中庸爲根源，但孔孟思想是心物渾淪而偏於物的，和本派唯理思想不同，所以論語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理性派的學者，則專言性命，故論孟二書，不能做本派思想材料，只有大學、中庸，是上承孔子而下起周程，實爲本派思想的先河。因爲這兩部書，是專講性命心意的，所以兩書雖和孔孟的時代相近，和周程的時代較遠，但關涉理性派思想，極爲密切。因此我們乃把這兩書的思想，歸併到這派來討論，不歸到人爲主義派去討論，就是這個緣故。

中庸裏的宇宙本體是『誠』，所以說：

『誠者天之道也。』(三三)

『誠者自成也。』(三五)……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三六)

但據這些話去觀察，『誠』雖是宇宙的本體，却是理想的形而上的，不是實體。

的。所以它兼兩方面：一是萬物的本質，一是萬事的原理。同時它自身的意義，要從用上纔見得着。例如要做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三七)然後纔知道誠的用處，及其偉大。

中庸裏所說的本體，既是理想的形而上的『誠』，那麼要創出有形的萬物，自然是很困難的；因為從形而上的誠，到形而下的器，其中缺少一種實質的媒介，無中生有，自然是很不合論理的。因此中庸的作者，爲自圓其說起見，乃把『誠』神祕化，認爲誠的創造萬物，是必然的神化。所以說：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三八)

『至誠如神。』

『故至誠無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這種本體觀，自然過於靈空。到周子出來，乃以太極爲本體。太極的意義比誠大，除包涵了原來的誠以外，或能生誠以外，還能生出『神』和『氣』——

陰陽二氣——由神的開發而生出人的知，由氣的變合而生出形而下的萬物。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三九)萬物資始，(四〇)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四二)各正性命，(四三)誠斯立焉。』(四三)

『乾元』即太極，『萬物資始』是說太極生出氣，由氣生出萬物。『誠之源也。』『誠斯立焉。』是說誠由乾元所生，即誠由太極所生，故乾元爲誠的源頭。

『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即性命之本源。通書說：

『元亨(四四)誠之通，利(四五)貞(四六)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四七)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四八)

氣與神爲萬物形體的源頭。太極圖說中：

『惟人也得其秀(四九)而最靈，(五〇)形既生矣，(五一)神發知(五二)矣。』(五三)

這是說由太極生神，由神而開發人的知。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四）

這是說由太極生氣，由氣生出形而下的萬物。

至於太極圖說中說：『無極而太極。』在太極上冠以無極，他的意義，是說太極之爲本體，無聲無臭，不可拿近的小的去看它。後來的人，因爲見解不同，對這兩個字有許多爭論，但我們祇注重思想的敘述，而不主張辯論名詞，所以略爲提起一下，並不多說。

周子把太極做宇宙萬物的本質，認爲由太極能生出誠以及神與氣等，這不單是思想的變更，也是思想的進步。因爲他這樣一說，就可以把中庸靈空的毛病免除，漸漸着實起來，所以從周子到張子，乃創立一種『有』的思想。

張子的本體觀的方式，和周子相同；他的意義，却稍有不同。所謂方式相同，就是張子立一個太和，爲最高無上的宇宙根源，生出理以及神與氣。由氣的凝聚生出萬物，由神的清通而開發人知。這和周子的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大

致相同。所謂意義不同，就是周子所說的氣，是偏於抽象的，這是因為他拿無極形容太極的緣故。所以由氣生成萬物，先要經過『變合』而成五氣，再由五氣的順布，纔能四時行，百物生。而張子所說的氣，完全是實有的，是空中的大氣，由氣生成萬物，只須凝聚一番就得了。現在引張子的話來作證：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五五）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五六）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在這段裏『太和』就是宇宙最高的本體。『中涵浮沈升降……效法於簡者坤乎？』就是說『太和』包涵了許多理。『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這是說由太和生出氣與神。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五七）

這是拿空中大氣爲氣的本體，空中大氣爲物質，物質不滅，故氣爲實有。聚